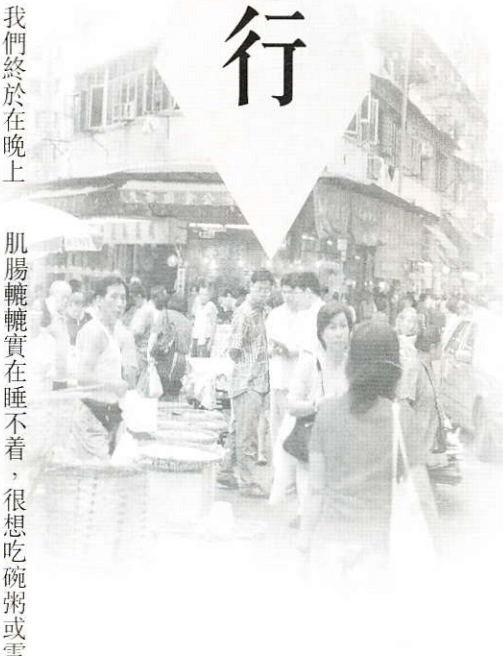
香港行

珍葉



異方太太的改變。她記得以前方太太脾氣急躁，嗓門又大，發脾氣時常波及左鄰右舍。

「這麼多年不見，妳改變了許多，以前火氣好大，現在卻心平氣和。」曉玉有感而發。

「我以前常怨天尤人，覺得別人都虧欠了我，人人見我就躲。兩年前到紐約後，跟着艾雲去教會，信仰改變了我的生命，活得積極，還到醫院去當義工。忘記背後，努力面前生活大有盼望。」方太太喜樂的神采讓曉玉羨慕，她接受建議，要學習對兒女們「放手」，返回加州後要去教會，也要擔任義工。

艾雲在另一艙房勸着冬梅：

「冬梅，我很了解妳的心情，以前我媽生氣時，我就走開，她氣消了，也就沒事了。」

「這麼多年來，我還是第一次把心裡的話對我媽說，說出來後，心中輕鬆多了。」

「兩年前，我爸突然就走了，老年人時日不多，我現在十分珍惜與我媽相處的時光。」艾雲感嘆着。

「這些年來，我媽一個人撐着這個家，可真不容易。她有許多的壓力，常自卑自憐，又沒有安全感。現在她和我姊姊及弟弟的家人都處不好，我再不對她好，她就沒人可靠了。現在可能她的氣也消了，艾雲，妳陪我去向我道歉，好嗎？」冬梅一向心軟，剛才看到母親哭泣，心中十分難過。

冬梅想到後天還有潛水活動，她要遊說母親和方媽媽一塊參加。連不會游泳的洋老太太都會潛水，她們一定學得會的。到時兩對母女攜手同游，多麼逍遙！

砵蘭街

經過十多個小時的飛行，我們終於在晚上七時多抵達香港的赤臘角機場。因為買的是飛機連旅館的套票，故此先住進旅館好好睡個飽，養足精神，預備遊二天才回家。經驗告訴我們，這是保持體力的最好方法。旅館是座落在九龍砵蘭街及彌敦道的雅蘭酒店。待一切安頓好，已是晚上十時多，本想倒頭便睡，但是肌腸轆轆實在睡不着，很想吃碗粥或雲吞、麵之類，於是夫婦倆就沿着砵蘭街一邊走一邊找粥店。入夜的砵蘭街，可真熱鬧，到處是人來人往，有人拿着電話，邊行邊大聲說話。年青人連群結隊在街上逛，濃妝艷抹的年輕女子不時對路人拋眉眼。路上街燈並不明亮，加上到處是垃圾堆，發出陣陣臭味真是倒盡胃口。兩旁的食物店，燈火通明，每家店都坐得滿滿的，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賣粥的小店。叫了兩碗粥，匆匆吃完，像逃難似的回到酒店。住進雅蘭酒店是因為交通方便，地下室有大排檔（可惜晚上很早便關門）。酒店內頗清靜，房間也不錯，正門對着彌敦道，出入方便，只是後街叫人不安。

親情豈祇抵萬金

兆的母親已經八十四歲，身體還很健朗，只是頭向前下垂，可能是骨質疏鬆，幸好體力不錯，頭腦清晰。每天早上陪她去晨運，她總是興高采烈，眉梢眼角還帶着滿足與喜樂，逐一把我們介紹給她的晨運朋友們。中午陪她去飲茶，然後到菜市場購物，晚上一起吃晚飯、聊天。古人說：家書祇萬金，遊子歸家，共享天倫，親情又豈祇萬金？

天主教的查經班

弟婦是虔誠的天主教徒，每個禮拜二在家裡有查經班，他們用的參考書卻是基督教的讀經釋義。弟婦認為兆是老基督徒，特邀請兆為他們帶查一章新約的以弗所書。弟婦說：現在天主教徒也查讀聖經。那天神父也在聚會中。他們先分享，然後一齊禱告。他們禱告的方式，是重複地唸十多遍的天主經及玫瑰經等；而且所有的祈求都是要透過聖母聖利亞為他們代轉，這是與基督教信仰的不同點，卻喜見天主教正在改變中。

吃在香港

沿着彌敦道，有幾家專門賣粥的小店，連銷店「海皇粥」就有兩間，粥粉麵飯、油條、鹹煮餅、腸粉等，應有盡有，味道還不錯，只是味精多了一點。

稻香茶樓也是連鎖店，價錢相當便宜，但是比起漢寶酒樓及美心酒樓質料方面，稍為遜色。位於尖沙咀的雪園，以上海菜著名，品質不錯。相較之下，位於雅蘭酒店五樓的蘭苑飯店，最合我口味。這裡的潮州點心及菜式都不錯，清淡而且味精少。想起該店的潮州糯米卷、潮州粉果、滷水鵝片以及蠔仔粥，仍叫人垂涎三尺。

深水灣鄉村俱樂部

據說這些日子，香港樓價下滑，很多人都陷入負資產的泥沼中。經濟低迷，失業率亦相當高。但在深水灣鄉村俱樂部的晚會中，所見並不儘然。是日應中學老友之請，為了慶祝她的先生六十大壽及他們結婚卅週年，大事慶祝。在俱樂部筵開廿多桌，據說這次慶祝會的預算是廿萬元港幣，光是蛋糕便花了六仟元。

雖然香港經濟不好，有錢人還是相當的多。晚會中紳士淑女，衣香鬢影，充滿太平盛世的喜慶。難怪在九七移交時，有報章說，九七之後的香港，馬照跑，舞照跳，甚至說香港五十年會不變。不知道這番話，是否只應用在某些特殊階級的人身上？

深圳——羅湖商業城

去香港，不到深圳的羅湖商業城逛逛，似乎有點遺憾。因為每逢週末，很多港人都會坐火車到深圳去，算是度假也好，週末散心也好，總之是港人假日的去處之一。本來約了好友芳一起去，由她帶路，結果臨時爽約，我們誤打誤撞地走進一間叫大上海綜藝洋服。一套西裝，量身做，連工包料，約八百元港幣，質料及手工都不錯，只是必須試穿二次才合身，相當麻煩，浪費不少時間，有點化不來。若在商業城購物，還價時，最好是還一半價，再減三分之一才不會上當。此外，他們標明要收港幣，若付人民幣則要加一成，是否對人民幣沒有信心？實在有點不明白。

商務書店

我是嗜書如命的人，每到一個地方，逛書店是我的最愛。這一次最開心的是在九龍彌敦道的商務書局，找到一本相當不錯的中英字典。其次是看本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——高行健的得獎大作——「靈山」、「一個人的聖經」以及「高行健解讀」共三本書。一百年來第一位中文作家，得此榮譽。當然是先睹為快，立刻請店員小姐包起來。店員小姐卻一臉不屑地說：「還不是為了達到政治目的才得獎，有甚麼了不起？中國的魯迅、巴金比也他強多了。」由店員口中說出真叫我驚訝。是耶？非耶？公道自在人心。人們只會賣花讚花香，那有賣花的卻嫌花不好，真是怪哉。

恩福堂

很早就聽說，位於九龍深水埗長沙灣的恩福堂，是一間快速成長而充滿活力的教會。在慧儀姊妹的帶領下，來到羅氏大廈，恩福堂就是在這座商業大廈的八樓。離主日崇拜，還有卅分鐘，大廈的樓下已經有一條長長的人龍在排隊，等候進入電梯，以便參加十時半的崇拜。好不容易進入禮堂，禮堂內已經坐得七七八八，招待領我們坐進第二排的空位子上。今天的講員是他們的主任牧師——蘇穎智牧師，題目是「神愛雅各，惡以掃」。蘇牧師講道精簡有力，用語本土化。會後牧師在窗口指着街角對面的空地說：「教會已經買下這塊空地，預備在這工廠林立的工廠區，興建一座廿一層高的教會大廈。」現在我們有兩個聚會地點，每主日有六堂崇拜，人數加起來超過二千人，

現在的堂址已不敷應用。我們參加的這一堂聚會，約有三、四百人，很多都是年輕人，朝氣勃勃，會後每一角落都充滿年輕人的笑語，是一間蒸蒸日上，非常興旺的教會。待新堂落成，深信神必大大使用恩福堂，成為照耀香港的一盞明燈。

歸程

十天的香港行，匆匆便過去，因為飛機的起飛時間是早上七時，故此五時便搭乘酒店的機場巴士離開。清晨的砵蘭街沒有想像中的安靜，只見一群一群的年輕人，由右邊的店舖魚貫而出，有些人腳步浮浮，搖搖擺擺地走路。司機先生告訴我們說，這些人是夜遊人，有的玩罷電子遊戲機，現在才回家睡覺，有些是通宵跳舞、飲酒作樂完畢，上班的上班，回家的回家，店內供應紅白丸；此外，色情交易，同性戀不在話下，警察們已是司空見慣，開一隻眼，閉一隻眼。這些人都是抱着末世心態，今朝有酒今朝醉。這是失落的一代，看到這些年青人，我想起恩福堂的年青人，同是住在香港，卻像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。盼望神的恩福，不但照耀在恩福堂的四週，也能照亮砵蘭街的每一角落。

當新鮮感減退

讀經：徒十三1-13

月雲

「……願那些喜愛祢救恩的常說，當尊耶和華為大。」（詩四十16）

當我還是個年少的男孩時，我家搬到一個酪農場去。我那8歲大的兄弟與我立刻發現，我們能為那些最溫馴的幾頭母牛擠牛奶。這使我們覺得自己差不多有十呎高那麼偉大。

於是我們徵得爸爸的允許在早上去幫忙，而晚上就寢時就期盼着清晨五點的叫醒。次日一早，當我們聽到母親的呼喚時，天還是黑的，而我們的臥房是冰冷的，但我們急切地穿上衣服朝牛舍前去。那天早上我們狂熱地擠了八頭母牛的奶。

然而，過了沒幾天，當新鮮感逐漸減退之後，義工就變成了苦差事。更糟糕的是，我們不能打退堂鼓，因我們已被指派固定作這份零工了。

回想那段經歷使我想到發生在約翰馬可身上的事。當他剛加入保羅和巴拿巴，踏上宣教之旅時，十分火熱並有一個誠摯的願望要去實現上帝的旨意。但不久，他卻回家去了。

我們實在不明白他為何丟下同伴們，但我相信當初若非工作的新鮮感逐漸減退，他並不會這麼作。只是一旦產生這現象，熱心便會衰減，熱度會降低。一項充滿挑戰性的任務就會變得彷彿不可能完成一般——不論它有多麼重要。

我們可以預防這現象發生在自己的基督徒生活中。詩篇的作者給了這個處方：「願那些喜愛祢救恩的常說，當尊耶和華為大。」

我們應天天操練自己的心思意念，使當初剛信主時所擁有的，那種讚美的心情一直都保持得很新鮮。我們若如此行，新鮮感就不會減退了。

願祢升起我靈魂之火，支配我全人，使我變得完全；願我內裏火熱，俾我救主的慈容得以顯現出來。要持續以讚美所蒙的恩福，免得這些福份散失掉。